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

文章落處天須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窮。
人間便覺無清氣，海內安能見古風。
平日萬篇何所在？六丁收拾上瑤宮。

這八句詩是誰做的？是宋理宗皇帝朝一個官人，姓劉名莊，道號後村先生做的。

單說那神宗皇帝朝有個翰林學士，姓蘇名軾字子瞻，道號東坡居士，本貫是四川眉州眉山縣人氏。這學士平日結識一個道友，叫做佛印禪師。你道這禪師如何出身？他是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氏，姓謝名端卿，表字覺老，幼習儒書，通古今之蘊；旁通二氏，負博洽之聲。一日應舉到京，東坡學士聞其才名，每與談論，甚相敬愛。屢同詩酒之遊，遂為莫逆之友。忽一日，神宗皇帝因天時亢旱，准了司天臺奏章，特於大相國寺建設一百八分大齋，徵取名僧，宣揚經典，祈求甘雨，以救萬民。命翰林學士蘇軾制就籲天文疏，就命軾充行禮官，主齋。三日前，便要到寺中齋宿。先有內官到寺看閱齋壇，傳言御駕不日親臨。方丈中鋪設御座，一切規模務要□分齊整。把個大相國寺打掃得一塵不染，妝點得萬錦攢花。府尹預先差官四圍把守，不許閒人入寺，恐防不時觸突了聖駕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卻說謝端卿在東坡學士處聞知此事，問道：「小弟欲兄長挈帶入寺，一瞻御容，不知可否？」東坡那時只合一句回絕了他，何等乾淨！只為東坡要得端卿相伴，遂對他說道：「足下要去，亦有何難？只消扮作侍者模樣，在齋壇上承直。聖駕臨幸時，便得飽看。」謝端卿那時若不肯扮做侍者，也就罷了，只為一時稚氣，遂欣然不辭。先去借辦行頭，裝扮的停停當當，跟隨東坡學士入相國寺來。東坡已自吩咐了主僧，只等報一聲聖駕到來，端卿就頂侍者名色上殿執役。閑時陪東坡在淨室閒講。

且說起齋之日，主僧五鼓鳴鐘聚眾。其時香煙繚繞，燈燭輝煌，幡幢五采飄揚，樂器八音嘹亮，法事之盛，自不必說。東坡學士起了香頭，拜了佛像，退坐於僧房之內。早齋方罷，忽傳御駕已到。東坡學士執筆絲綸，日觀天顏，倒也不以為事。慌得謝端卿面上紅熱，心頭突突地跳。矜持了一回，按定心神，來到大雄寶殿，雜於侍者之中，無過是添香剪燭，供食鋪燈。不一時神宗皇帝駕到，東坡學士同眾僧擺班跪迎，進入大殿。內官捧有內府龍香，神宗御手拈香已畢，鋪設淨褥，行三拜禮。主僧引駕到於方丈。神宗登了御座。眾人叩見了畢，神宗誇東坡學士所作文疏之美。東坡學士再拜，口稱不敢。主僧取旨獻茶，捧茶盤的卻是謝端卿。

原來端卿因大殿行禮之時，擁擁簇簇，不得仔細瞻仰，特地充作捧茶盤的侍者，直捱到龍座御膝之前。偷眼看聖容時，果然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天威咫尺，毛骨俱悚，不敢恣意觀瞻，慌忙退步。卻被神宗龍目看見了。只為端卿生得方面大耳，秀目濃眉，身軀偉岸，與其他侍者不同，所以天顏刮目。當下開口，啟玉言，指著端卿問道：「此侍者何方人氏？在寺幾年了？」主僧先不曾問得備細，一時不能對答。還是謝端卿有量，叩頭奏道：「臣姓謝名端卿，江西饒州府人，新來寺中出家。幸瞻天表，不勝欣幸。」神宗見他應對明敏，龍情大喜，又問：「卿頗通經典否？」端卿奏道：「臣自少讀書，內典也頗知。」神宗道：「卿既通內典，賜卿法名了元，號佛印，就於御前披剃為僧。」那謝端卿的學問，與東坡肩上市下，他為應舉到京，指望一舉成名，建功立業，如何肯做和尚？常言道「王言如天語」，違背聖旨，罪該萬死。今日玉音吩咐，如何敢說我是假充的侍者，不願為僧？心下□萬分不樂，一時出於無奈，只得叩頭謝恩。

當下主僧引端卿重來正殿，參見了如來，然後引至御前，如法披剃。欽賜紫羅袈裟一領，隨駕禮部官取羊皮度牒一道，中書房填寫佛印法名及生身籍貫，奉旨被剃年月，付端卿受領。端卿披了袈裟，紫氣騰騰，分明是一尊肉身羅漢，手捧度牒，重復叩頭謝恩。

神宗道：「卿既為僧，即委卿協理齋事。異日精嚴戒律，便可作本寺住持，勿得玷辱宗門，有負朕意！」說罷起駕。東坡和眾僧於寺門之外跪送過了，依然來做齋事，不在話下。

從此擱起端卿名字，只稱佛印，眾人都稱為印公。為他是欽賜剃度，好生敬重。原來故宋時最以剃度為重，每度牒一張，要費得千貫錢財方得到手。今日端卿不費分文，得了度牒為僧，若是個真侍者，豈不是千古奇逢，萬分歡喜。只為佛印弄假成真，非出本心，一時勉強出家，有好幾時氣悶不過，後來只在相國寺翻經轉藏，精通佛理，把功名富貴之想，化作清淨無為之業。他原是明悟禪師轉世，根氣不同，所以出儒入墨，如洪爐點雪。東坡學士他是個用世之人，識見各別。他道：「謝端卿本為上京赴舉，我帶他到大相國寺，教他假充侍者，瞻仰天顏，遂爾披剃為僧，卻不是我連累了他！他今在空門枯淡，必有恨我之意。雖然他戒律精嚴，只恐體面上矜持，心中不能無動。」每每於語言之間，微微挑逗。誰知佛印心冷如冰，口堅如鐵，全不見絲毫走作，東坡只是不信。後來東坡為吟詩觸犯了時相，連遭謫貶。到哲宗皇帝元祐年間，復召為翰林學士。其時佛印遊方轉來，仍在大相國寺掛錫，年力尚壯。東坡一見，想起初年披剃之事，遂勸佛印：「若肯還俗出仕，下官當力薦清職。」佛印哪裡肯依！東坡遂嘲之曰：

不毒不禿，不禿不毒。轉毒轉禿，禿禿轉毒。

佛印笑而不答。

那一日，仲春天氣，學士正在府中間坐，只見院子來報：「佛印禪師在門首。」學士聽得，教請入來。須臾之間，佛印入到堂上。見學士敘禮畢，教院子點將茶來。茶罷，學士便令院子於後園中灑掃亭軒，邀佛印同到園中，去一座相近後堂的亭子坐定。院子安排酒果肴饌之類。排完，使院子斟酒。

二人對酌，酒至三巡。學士道：「筵中無樂，不成歡笑。下官家中有一樂童，令歌數曲，以助筵前之樂。」道罷，便令院子傳言入堂內去。不多時，佛印驀然耳內聽得有人唱詞，真個唱得好！

聲清韻美，紛紛塵落雕樑；字正腔真，拂拂風生綺席。若上苑流鶯巧轉，似丹山彩鳳和鳴。詞歌白雪陽春，曲唱清風明月。

佛印聽至曲終，道：「奇哉！韓娥之吟，秦青之詞，雖不遇住行雲，也解樛塵撲簌。」東坡道：「吾師何不留一佳作？」

佛印道：「請乞紙筆。」學士遂令院子取將文房四寶，放在面前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下自言：「唱卻□分唱得好了，卻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？」遂拈起筆來，做一詞，詞名《西江月》：

窄地重重簾幕，臨風小小亭軒。綠窗朱戶映嬋娟，忽聽歌謳宛轉。既是耳根有分，因何眼界無緣？分明咫尺遇神仙，隔個繡簾不見！

佛印寫罷，學士大笑曰：「吾師之詞，所恨不見。」令院子向前把那簾子只一捲，捲起一半。佛印打一看時，只見那女孩兒半截露出那一雙彎彎小腳兒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雖是捲簾已半，奈簾鉤低下，終不見他生得如何。」學士道：「吾師既是見了，何惜一詞？」佛印見說，便拈起筆來，又做一詞，詞名《品字令》：

靦著腳，想腰肢如削。歌罷過雲聲，怎得向掌中托。醉眼不如歸去，強把身心虛霍。幾回欲待去掀簾，猶恐主人惡。

佛印意不盡，又做四句詩道：

只聞檀板與歌謳，不見如花似玉眸。

焉得好風從地起，倒垂簾卷上金鉤。

佛印吟詩罷，東坡大笑，教左右捲上繡簾，喚出那女孩兒。從裡面走出來，看著佛印，道了個深深萬福。那女孩兒端端正正，整容斂袂，立於亭前。佛印把眼一觀，不但唱得好，真個生得好。但見：

娥眉淡掃，蓮臉微勻。輕盈真物外之仙，雅淡有天然之態。衣染鮫綃，手持象板，呈露筍指尖長；足步金蓮，行動鳳鞋弓小。

臨溪雙洛浦，對月兩嫦娥。好好好，好如天上女；強強強，強似月中仙。

東坡喚院子斟酒，叫那女孩兒：「近前來，與吾師把盞。」學士道：「此女小字琴娘，自幼在於府中，善知音樂，能撫七弦之琴，會曉六藝之事。吾師今日既見，何惜佳作？」佛印當時已自八分帶酒，言稱告回。琴娘曰：「禪師且坐，再飲幾杯。」

佛印見學士所說，便拿起筆來，又寫一詞，詞名《蝶戀花》：

執板嬌娘留客住，初整金釵，□指尖尖露。歌斷一聲天外去，清音已過行雲住。耳有姻緣能聽事，眼見姻緣，便得當前覷。眼耳姻緣都已是，姻緣別有知何處？

佛印寫罷，東坡見了大喜，便喚琴娘就唱此詞勸酒，再飲數杯。佛印大醉，不知詞中語失。天色已晚，學士遂令院子扶入書院內，安排和尚睡了。學士心中暗想：「我一向要勸這和尚還俗出仕，他未肯統口。趁他今日有調戲琴娘之意，若得他與這小妮子上得手時，便是出家不了。那時拿定他破綻，定要他還俗，何怕他不從！好計，好計！」即喚琴娘到於面前道：「你省得那和尚做的詞中意？後兩句道：『眼耳姻緣都已是，姻緣別有知何處？』這和尚不是好人，其中有愛慕你之心。你可今夜到書院內相伴和尚就寢。須要了事，可討執照來。我明日賞你三千貫，作房奩之資。我與你主張，教你出嫁良人。如不了事，明日喚管家婆來，把你決竹篔二□，逐出府門。」

琴娘聽罷，嚇得顫做一團，道：「領東人鈞旨。」離了房中，輕移蓮步，懷著羞臉，逕來到書院內。佛印已自大醉，昏迷不省，睡在涼床之上。壁上燈尚明。琴娘無計奈何，坐在和尚身邊，用尖尖玉手去搖那和尚時，一似蜻蜓搖石柱，螻蛄撼大山。和尚鼻息如雷，哪裡搖得覺！

話休絮煩。自初更搖起，只要守和尚省覺，直守到五更，也不省。那琴娘心中好慌，不覺兩眼淚下，自思量道：「倘或今夜不了得事，明日乞二□竹篔，逐出府門，卻是怎地好！」爭奈和尚大醉，不了得事。琴娘彈眼淚，卻好彈在佛印臉上。

只見那佛印颯然驚覺，閃開眼來，壁上燈尚明。去那燈光之下，只見一個如花似玉女子，坐在身邊。佛印大驚道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？深夜至此，有何理說？」琴娘見問，且驚且喜，揣著羞臉，道個萬福道：「賤妾乃日間唱曲之琴娘也，聽得禪師詞中有愛慕賤妾之心，故夤夜前來，無人知覺，欲與吾師效雲雨之歡，萬乞勿拒則個！」

佛印聽說罷，大驚曰：「娘子差矣！貧僧夜來感蒙學士見愛，置酒管待，乘醉亂道，此詞豈有他意？娘子可速回。倘有外人見之，無絲有線，吾之清德一旦休矣。」琴娘聽罷，哪裡肯去。佛印見琴娘只管尤滯不肯去，便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此必是學士教你苦難我來！吾修行數年，止以詩酒自娛，豈有塵心俗意。你若實對我說，我有救你之心。如是不從，別無區處。」琴娘見佛印如此說罷，眼中垂淚道：「此果是學士使我來。如是吾師肯從賤妾雲雨之歡，明日賞錢三千貫，出嫁良人；如吾師不從，明日喚管家婆決竹篔二□，逐出府門。望吾師周全救我！」道罷，深深便拜。佛印聽罷，呵呵大笑，便道：「你休煩惱！我救你。」遂去書袋內，取出一幅紙，有現成文房四寶在桌上，佛印捻起筆來，做了一支詞，名《浪淘沙》：

昨夜遇神仙，也是姻緣。分明醉裡亦如然。睡覺來時渾是夢，卻在身邊。此事怎生言？豈敢相憐！不曾撫動一條弦。傳與東坡蘇學士，觸處封全。

佛印寫了，意不盡，又做了四句詩：

傳與巫山窈窕娘，休將魂夢惱襄王。

禪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東風上下狂。

當下琴娘得了此詞，逕回堂中呈上學士。學士看罷，大喜，自到書院中，見佛印盤膝坐在椅上。東坡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真禪僧也！」亦賞琴娘三百貫錢，擇嫁良人。

東坡自此將佛印愈加敬重，遂為入幕之賓。雖妻妾在傍，並不迴避。佛印時時把佛理曉悟東坡，東坡漸漸信心。後來東坡臨終不亂，相傳已證正果。至今人猶喚為坡仙，多得佛印點化之力。有詩為證：

東坡不能化佛印，佛印反得化東坡。

若非佛力無邊大，那得慈航渡愛河！